从蒙医“清肺热、解热毒”理论解析三臣丸治疗小儿肺炎的作用机理研究进展

袁 博 G.Choijamts（通讯作者）

蒙古国奥托奇·曼兰巴大学 蒙古国 乌兰巴托 13361

【摘 要】：小儿肺炎是一种在儿科中常见的肺部感染性疾病，蒙医学将其分类为“肺热病”和“肺热痛”,认为这是因为小儿的“三根”尚未完全发展、“巴达干”的偏盛是其内在依据，是由于“粘”邪外侵，血及希拉偏盛，热邪壅肺，热毒互结而形成的，临床上以清肺热，解热毒作为基本治则。三臣丸（蒙药名称图喜木勒-3,别名小儿清热三味丸）由牛黄、红花、天竺黄三味等量配伍而成，性凉，为蒙医治疗小儿肺热、瘟热高烧及惊风的经典成药。本研究以蒙医的“清肺热，解热毒等”理念为主线，全面整理了蒙医对于小儿肺炎的病因和病机的理解，以及三臣丸的药物组合原则和其在现代药理学上的研究进展，从抗炎解毒，清热化痰，凉血熄风及多成分—多靶点—多通路整体调节角度阐述了其在小儿肺炎治疗中的机制，旨在为这一经典蒙药在儿科的合理使用和进一步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关键词】：三臣丸；小儿肺炎；蒙医药；清肺热；解热毒

DOI:10.12417/2705-098X.26.20.067

1 引言

小儿肺炎（支气管肺炎）是婴幼儿时期最常见的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以发热、咳嗽、气促、喘憋及肺部固定湿啰音为主要临床表现，多发生于婴幼儿，为我国住院患儿最主要的死亡原因，严重地威胁着孩子的身心健康[1]。现代医学以抗感染，对症和支持治疗为主，虽然效果确切，但是仍然面临着病原谱变迁，细菌耐药，抗病毒药物的选择受限和部分儿童热程迁延，痰多难化和容易发生高热惊厥的困扰[2]。民族医药在儿科诊疗的长期实践中，已形成独具特色的理论认识和方药体系，蒙医药对小儿肺系热证的研究源远流长，用药精练，剂型得当，越来越为学界和临床所关注。蒙医学是蒙古族在长期与疾病斗争中形成、并不断吸收藏、汉医学成果而发展起来的传统医学，以阴阳五元学说为哲学基础，以“赫依，希拉和巴达干”三根和七素的相互关系解释生命活动，通过“六基症”（赫依，希拉，巴达干，血，黄水，粘虫）来总结疾病的根本原因，并强调采用整体的治疗观点和辨证施治的方法。蒙医认为小儿脏腑幼稚，三根调节功能尚不完善，年龄愈小巴达干愈偏，又有肺脏血运充沛，位在上焦的特点，易受“粘”邪和时令热邪的侵犯而发肺热[3]。小儿肺炎多归属于肺热病、肺热痛范畴，其核心病机为血希拉偏盛、热壅于肺、热毒（粘）互结，故清肺热、解热毒（消粘）贯穿于治疗的始终。三臣丸为我国儿科清热蒙成药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蒙药分册》中，以牛黄，红花组成、由天竺黄 3 味等份制成，蒙药名称为图喜木勒-3,别名小儿清热三味丸等，功能主治熄风降火等症，主要用于小儿瘟热高热，肺热咳嗽及多种惊风等症。其方简而力专性凉，能清肺肝之寒热，恰与小儿肺炎热痰毒惊并见之病机特点相吻合。近年来随着蒙药化学，血清药理学，网络药理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的发展，对三臣丸药效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这为我们深入了解蒙医“清肺热，解热毒等”治疗原则的科学含义提供了新的实证支持。文章以蒙医的基础理论为纲举目张，并结合现代药理研究进展，梳理和诠释了其在小儿肺炎中的治疗机制，以期为临床合理用药和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2 蒙医对小儿肺炎病因病机的认识与“清肺热、解热毒”治则

2.1 小儿生理病理特点

蒙医认为，小儿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各组织器官与脏腑功能尚未成熟，三根（赫依、希拉、巴达干）的相对平衡与调节能力较弱，七素（饮食精微、血、肉、脂、骨、髓、精液）的化生与运行亦不充盛，形成所谓“稚嫩”体质。婴幼儿体内巴达干（具有寒、重、钝、腻等秉性，主津液、黏液与形体）相对偏盛，随年龄增长希拉（具有热、锐、腻等秉性，主体温、消化与显色）性能渐趋旺盛[4]。由于三根的调节储备不足，小儿对外界气候骤变、饮食失宜及疫毒侵袭的适应与抵御能力较差，一旦受邪，三根易相搏失调，且病变传变迅速、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同时小儿肺脏娇嫩、呼吸肌发育未全、咳嗽排痰力量较弱，病邪壅肺后痰液、黏液易停聚气道而难以排出，使热邪更易与痰、血相结，这是小儿肺系热病多发且易见痰阻、喘憋、动风的内在体质基础。

2.2 小儿肺炎的肺热、热毒（粘）病机

蒙医将小儿肺炎多归于肺热病（又称肺热痛、肺刺痛）范畴，认为肺虽属阳，然其生理功能与司命赫依、上行赫依及巴达干密切相关，在赫依的推动下完成呼吸运动与气体交换；肺脏血运充足，也是血希拉病变的易侵犯部位。其发病多由“粘”邪（肉眼看不见的致病微生物与细菌和病毒等同）经口鼻、皮

毛侵入肺脏，或因时令失常、起居饮食失节为诱因，使三根之间的相对平衡发生紊乱，血液和希拉偏盛，和巴达干，赫依相搏动，而希拉热锐之性和血液相搏动结块，壅聚在肺中，使肺失清，则为肺热盛[5]。它的病理演变符合蒙医热证的规律，大致可以划分为未成熟热，炽盛（热盛）及山川界热三个时期：初起时表现为感冒或寒热往来，咳嗽；进而热势炽盛者，证见发热，咳嗽，咳吐黄稠痰，气促喘憋者，口干面红，脉沉细，舌苔黄腻，小便黄赤，与血希拉偏盛型对应；如果出现热毒（粘）鸱张和热壅血瘀的情况，可能会灼伤肺络和痰热闭肺，严重的情况下会导致热陷心神、激发肝风，从而出现神昏、抽搐（惊风），并可能影响到心、肝、脑等内脏器官。由此可见,“热壅于肺、毒（粘）侵于肺、痰瘀互结、热极生风”构成了小儿肺炎由轻到重的病机主线，其病性属热，病位在肺而常及于心肝。

2.3 “清肺热、解热毒”治则的内涵与确立

基于上述病机，蒙医治疗小儿肺炎确立了以清肺热、解热毒（杀粘、消粘）为核心，辅以止咳化痰、润肺平喘、凉血熄风、调理三根的总体治则。所谓清肺热者，是根据血希拉偏盛而热壅于肺的实质，选择性凉，有清希拉，凉血，平调 3 根作用的药，以达到壅聚之热清泄，肺清肃而赫依盛衰复常的目的；所谓解热毒是指根据“粘”邪的外侵和热毒互结的特点，精选清热解毒，杀粘消疫之品，以祛致病之因，截疾病之势，同时通过清化痰热，凉血散瘀等方法，预防热毒深陷，痰热闭肺及热极动风等[6]。蒙医有关预防和治疗方案中常将血希拉偏盛型肺热证推荐给清热类成药如三臣丸，集中表现出“热的就是冷的”“毒者解其毒也”及辨证和辨病并重（重病因）的蒙医诊治特点。该治则不仅注重祛除粘邪的直接原因，更注重对三根七素失调内在病理状态的矫正，为三臣丸及其他清热方剂在临床上的运用打下坚实理论依据。

3 三臣丸的方药解析与“清肺热、解热毒”配伍机制

3.1 方源、组成与药性

三臣丸蒙药名图喜木勒-3,又名小儿清热三味丸，收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蒙药分册》，由牛黄（现以人工牛黄供药用）、红花、天竺黄这三种药材按照 1∶1∶1 的比例混合，用水制成丸状，每 25 粒大约重 1 克。它是专为儿科设计的蒙药，具有熄风降火的功效，主要用于治疗小儿瘟热高烧、肺热咳嗽和各种惊风症状。蒙药学认为该方总体药性偏寒凉，为治疗小儿热病，特别是小儿肺热及肝热之代表方及主要药物；其性凉可清希拉之热、凉血降火，味微苦甘而不伤稚嫩之体，且丸剂微小、可按月龄逐月增量，便于婴幼儿服用，充分体现了蒙药儿科用药“方简，用量少，性微凉，服用方便”的特点。

3.2 单味药的功效定位

方中天竺黄是禾本科植物青皮竹及其他竹秆内分泌液晒干后形成的块状物，性寒，蒙医和传统医药都认为是清肺热，祛痰、定惊的良方，于方中为主要药物，直接清肺壅热，化除痰热，凉心定惊等，切出小儿肺炎的肺热壅盛和痰热内扰的主要病机；牛黄（人工牛黄）性凉味苦，功能主治清热解毒，豁痰开窍，熄风定惊等，是清热解毒，豁痰定惊的要药，方中不仅有助于清肺胃热毒，杀粘消疫还可开窍熄风以预防高热神昏及惊风抽搐等症；红花具有凉性，蒙医经常利用它来清除肝热和凉血，其功效包括清肝热、凉血解毒、活血通脉，并在处方中有助于清泄血分、肝热和凉血散瘀，既能助清解血希拉之热又能预防热壅血瘀，热毒深陷等症，具有护肝，防热传肝经而动风的双重意义。三药分入于肺，心，肝，血，君臣配合，从而达到清肺热，解热毒，化痰凉血，熄风的功效[7]。

3.3 配伍协同与组方逻辑

三臣丸虽仅三味，却集中体现了蒙医方剂“主药为主，辅药配合，标本兼顾”的配伍思想。方中以天竺黄清化痰热，直泻肺热为君药，主要治疗病在肺脏的痰热壅滞；本研究以牛黄为主要成分，具有清热解毒、豁痰开窍和熄风定惊的功效，主要针对热毒（粘）外侵以及热陷心包和热极动风的情况进行治疗；用红花清肝凉血，散瘀护脉作佐，清血分和肝热，防传防变[8]。三药同用，清热但兼顾气血痰惊，解毒化痰同时进行，清肺凉肝并用，既上清肺金壅热又退热止咳平喘，又内解血分之热毒、凉肝熄风以防惊风，形成“清肺热而治其本，解热毒而截其因，化痰熄风而控其变”的闭环，与小儿肺炎热、痰、毒、惊并见、病在肺而常与心肝之病机高度一致，因此蒙医将其列为治疗小儿肺热，瘟热的主要药物。

4 三臣丸治疗小儿肺炎作用机理的现代药理研究进展

4.1 清热解毒

现代药理研究认为三臣丸“解热毒”作用主要是通过抑制过度炎症反应，抗病原微生物和解热而发挥。牛黄（人工牛黄）富含胆酸、猪去氧胆酸、牛磺胆酸等胆酸类成分及多种氨基酸，具有清热解毒、抗炎、抑菌、抗病毒与镇静解热作用；红花中所包含的羟基红花黄色素 A、红花黄色素 A 和山柰酚等黄酮类物质，能够有效地抑制炎性反应，并降低 Toll 样受体 4（TLR4）的水平、核因子-κB（NF-κB）p65 蛋白的表达有助于降低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6）和 IL-1β等炎症促进因子的水平[9]。对其同名异剂型（三臣散）的机制探讨显示，该方可通过抑制 TLR4/NF-κB 信号通路、降低白细胞、中性粒细胞及 CD14 表达而减轻肺部炎症与肺损伤，且直接抑菌作用并不明显，提示三臣丸所谓“解毒，杀粘”并非单纯直接杀灭病原，而更主要是通过调控病原诱导的炎症级联、减轻炎性损伤来实现，这与蒙医“祛邪为安，调体为胜”的理念相吻合；同时方中的胆酸类和黄酮类成分能不同程度地抑制各种致病菌，病毒，还能作用体温调节中枢，降低致热因子，从而起到解热降温的功效。

4.2 清肺化痰

三臣丸“清肺热”作用于气道局部，以清热化痰，镇咳平喘及黏膜保护为主。天竺黄主含有硅酸盐，无机元素，多糖以及少量氨基酸和胆碱，有祛痰，镇咳，解热，抗炎和镇静的作用，其中的多糖和硅酸盐类组分能稀释痰液、促进呼吸道纤毛上皮运动，有利于痰液的排泄，以改善痰黏难咯和气道壅阻；牛黄和天竺黄等抗炎成分能减轻支气管黏膜充血水肿，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减少炎性渗出和解除气道痉挛及喘憋。诸药同用，能针对肺炎发生过程中气道黏液分泌过多，痰栓堵塞，通气障碍的病理环节促进排痰，畅通气道，增进换气，继而减轻咳嗽和气促、喘憋和其他相关症状与蒙医的“清肺热，止咳化痰，润肺平喘等”的医疗效果是一致的。

4.3 凉血熄风

针对小儿肺炎热毒壅盛、易致血瘀及热极生风（高热惊厥）的特点，三臣丸还具有抗氧化、调节免疫、保护组织与镇静抗惊厥等作用。红花黄色素和山萸酚均有清除自由基，抗氧化，抑制血小板聚集，改善微循环和保护血管内皮的作用，能缓解热毒壅肺引起的血瘀和组织缺氧；有关机制的研究表明三臣丸类似制剂能够激活抗氧化信号通路如 Nrf2/p62,缓解肺部氧化应激损伤。牛黄中的胆酸类和天竺黄组分能够调控巨噬细胞活化和细胞因子网络，表现出对机体免疫炎症反应的多环节和双向性调控，从而避免了炎症反应的过度扩增；同时牛黄和天竺黄有镇静，抗惊厥和保护神经细胞之功效，能清心凉肝，熄风定惊减少高热后惊风抽搐之危险，对热邪可涉及的心肝脑脏构成保护作用。这和蒙医红花“清肝凉血”,牛黄“豁痰熄风”之功和“既病防变”之思高度契合。

4.4 多成分—多靶点—多通路的整合调节特征

三臣丸在治疗小儿肺炎的现代研究中，总体上展现了其“多成分，多靶点，多途径”的综合调节特性。血清药理学研究发现，三臣丸含药血清含有胆酸，猪去氧胆酸，牛磺胆酸，山萸酚及糖苷，红花黄色素 A 和许多其他可入血的组分，研究证明，该物质具备抑制异常细胞增长和参与细胞凋亡等多种药理作用；网络药理学和分子对接的研究进一步表明蒙医清热方剂在肺部感染性疾病中主要集中在炎症反应，免疫调节方面、氧化应激和细胞凋亡的生物学过程和相关途径。以上几种组分在 TLR4/NF-κB，Nrf2 信号网络中协同发挥作用，联合发挥抗炎解毒，解热化痰，抗氧化，免疫调节和镇静止惊的多重作用，这不仅展示了蒙药复方在整体调节和多途径干预方面的优越性，还为蒙医关于“清肺热，解热毒等”的理论提供了现代生物学上的解读[10]。

5 小结

本文基于蒙医“清肺热、解热毒”理论，阐释小儿肺炎病机与三臣丸组方配伍内涵，结合现代药理证实其多成分、多靶点调控炎症、抗氧化等起效，为其临床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 林明,陈志敏.儿童重症肺炎及相关死亡的高危因素与早期预警[J].国际儿科学杂志,2026,53(6):383-387.

[2] 杨馥萍,唐雨一,臧娜,等.大环内酯类耐药肺炎支原体感染研究进展[J].中华医学杂志,2025,105(23):1955-1960.

[3]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内蒙古自治区急性呼吸道感染性疾病蒙医药防治方案(2023 年版)[EB/OL].(2023-12-11)[2026-10-09].https://nmgzmyygzlfzcjh.com/News/cont/newscode/266580f81f9b184.html.

[4] 侯月,郝静,陈芳,等.儿童春季流行性感冒中医临床特点与证治探讨[J].北京中医药,2023,42(3):239-242.

[5] 张玲玲,张慧文,刘宏,等.三臣丸中的入血成分及灰色关联度分析[J].中药材,2021(009):044.

[6] 特日格乐,高亚男,蔡稳成,等.蒙成药三臣方研究概况[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23,29(9):36-40.

[7] 齐玉鑫,孔祥河,任广喜,等.基于肠道菌群的天竺黄对发热幼鼠模型的退热作用探讨[J].中国现代中药,2025,27(5):869-877.

[8] 布仁其木格,赞登.论蒙药三臣丸[J].医药前沿,2016,6(017):310-311.

[9] 王琼莹,范佳佳,武慧超,等.基于 TLR4/NF-κB 和 Nrf2/p62 通路研究三臣散对幼鼠肺部炎症的抗炎及抗氧化作用机制[J].中医药导报,2024,30(6):17-23,38.

[10] 王金松,周婧,刘惠洁.三臣散对小儿肺炎 TLR4/NF-κB、Nrf2/p62 信号通路的影响研究[J].医学理论与实践,2026,39(15):2249-2252.